

動詞的文學火塘

《山海文化》25 周年的返本與開新

文 | 陳芷凡 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圖 | 山海文化雜誌社

湧躍於1990年代原運的《山海文化》雜誌，聚集了原運夥伴，透過書寫與編輯發行，展現時代的影響力，回溯過往文學火塘相聚的時光，撰文者同時也是觀察者、研究者，細數文學的足跡，同時也是時代的部分切片。

2004 年國家臺灣文學館評選百年來「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山海文化雜誌社創立與原住民文學運動」一致被評選為 14 件重大事件之一，該雜誌社及其創辦的《山海文化雙月刊》，啟動了 1990 年代臺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論述，貢獻良多。

升 · 文學火塘：源起與編輯觀點

《山海文化雙月刊》(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 (以下簡稱山海文化) 的出版，由山海文化雜誌社計畫統籌，該社隸屬於 1993 年 6 月 26 日在臺北市成立的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為時任立法委員的排灣族華加志(達拉瓦克)先生，秘書長為卑南族的孫大川先生。有鑑於愈來愈多的原住民知識青年有意拿起筆介入臺灣的文化與歷史世界，協會因而決議創辦《山海文化雙月刊》，發行人為華加志、總編輯為孫大川，期許此刊物能成為一個與族群傳統、主流社會對話的文化平台。

1993 年創刊號的發行，背後承載著原住民族的深沉焦慮，這份焦慮，源於主編孫大川強烈感受到原本具有自信的族群性格，在社會劣勢及文化消亡的危機中，轉變為處境堪憐的「黃昏民族」，因而在序言〈山海世界〉提出幾點想法，希冀刊物所釋放的「山海觀點」，能傳承並給予族群文化一個可期待的未來。首先，是「山海」一詞的文化意義：



山海雜誌創刊，湧動90年代文化論述。



對原住民而言，「山海」的象徵，不單是空間的，也是人性的。它一方面明確地指出了台灣「本土化」運動，向寶島山海空間格局的真實回歸，另一方面也強烈突顯了人類向「自然」回歸的人性要求。¹

在全球現代化的過程中，原住民族與自然之間還存在著一種根源性的聯結，可以扮演捍衛人類「第一自然」的角色，相較於「第二自然」意指的科技文明，第一自然可以作為原住民族的認同、一種身體儀式及書寫策略。²在第一自然的詮釋下，「山海」的內涵，除了部落空間，更是一種結合語言、記憶、生活經驗的複合載體；「山海」的存在，是族人身心的後盾，亦為原住民族繼續前行的姿態。

《山海文化》的戰線在於一方面它必須積極介入主導社會的各項文化議題和創造性活動，另一方面也必須敏銳地把握、捕捉迅速變化中的原住民部落社會，鼓勵更多在部落的原住民加入書寫行列。大方向如此，孫大川提出了幾個《山海文化》的編輯觀點：（1）題材方面，希望非原住民作者能以和原住民相關的「題材」來創作，而具原住民身分的作者，則可觸及任何的題材。（2）語言方面，同時鼓勵漢文書寫、或以拼音方式加以註記，族語書寫具有傳承使命，而原住民在族群文化情境下所形成的漢文書寫，除了溝通功能，亦「將考驗漢語接受異文化的可能邊界，豐富彼此的語言世界。」（3）書寫態度方面，個人的創意揮灑與當代社會議題、傳統文化的追溯同樣重要：「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銜接、交談，這種關係乃是辯證的，是一種既返本又開新的實踐歷程。」此設想，使得《山海文化》內容的編排，兼具部落史、歷史剪影、以及當代文學創作、文化評論等面向，於傳統中展現自信、

1. 孫大川，〈山海世界〉，《山海文化》創刊號，頁4。

2. 孫大川，〈捍衛第一自然：當代台灣原住民文學中的原始生命力〉，發表於「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政大：台灣文學所，2006。）



各期山海雜誌。

美麗的族群姿態。有意思的是，雜誌有一「山海日誌」專欄，蒐集當時各大報紙與地方小報的原住民族新聞，進一步分類與統整，建構原住民族有關「書寫」的歷史感。(4) 關懷向度方面，除了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議題，試圖結合大陸以及廣泛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的處境、經驗及其豐富的文化資產，形成一個文化同盟之

視野。《山海文化》第2期專題為「國際原住民年的回顧與展望」，特別刊登〈1993聯合國國際原住民年主題——原住民 & 新夥伴的關係〉等資料，並加入臺灣與東南亞特定原住民議題進行討論，這正是立足臺灣、放眼世界的起點。

許多原住民書寫者的第一篇作品，正是發表在《山海文化》，不僅觸及了題材、語言、關懷向度等考慮，我們也因此見證了創作者書寫生命的種種突破。

山風，文學點伙：多向度的文化介入

《山海文化》雖然規劃為雙月刊，1993年創刊號之後，由於經費自籌的關係，斷續出刊，至2000年10月，共出版26期。其間發行量一期2500份，但訂戶始終在1000戶上下，為了喚起更多的社會迴響，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所屬的「山海文化雜誌社」，發展多元形態的文化參與，這些活動，不僅成為《山海文化》部分的編輯內容，也讓目前出版至26期的紙本雜誌，有了延續、展開另一段文化使命的契機。

1993年至2000年之間，雜誌持續出刊，期間協會承辦許多文化活動，諸如1993年、1995年為期數月的「『山海世界』系列活動：文化講座」，以影片欣賞、經驗分享的方式，向社會大眾介紹原住民的族群文化。協會於1994年、1995年、1996年、1999年辦理四屆的「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培訓營」，提供原住民文化工作者



紀錄、研究的基礎訓練，以達文化保存及傳承之目的。1995年辦理「台灣原住民文化藝術傳承與發展系列座談」，則是結合政府與原住民各民間社團，進行了24場系列座談。此外，原住民青年的未來性，指日可待，因此，2001年至2003年協會承辦三屆「全國原住民大專青年文化會議」、二屆「全國原住民大專青年國際文化交流系列活動」……等。這些多元形式的社會參與，與《山海文化》相得益彰。

文學方面，1994年由協會主辦、中國時報協辦「第一屆山海文學獎」，得獎作品刊登於《山海文化》12期，2000年由中華汽車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協會合辦「中華汽車第一屆原住民文學獎」，得獎作品刊登於《山海文化》25、26期。臺灣原住民文學獎的辦理，發掘了許多新生代的寫手，在不同文類中與自己、祖靈、世界對話，延續了原住民文學前行的腳步。後續辦理「2001年中華汽車第二屆原住民文學獎」、「2002台灣原住民報導文學獎」、「2003台灣原住民族短篇小說獎」、「2004台灣原住民族散文獎」、「2007台灣原住民族山海文學獎」以及「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與文學論壇」系列活動。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下，「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與文學論壇」系列活動至今已持續9屆，2018年的主軸為布農語「mapatas」。「mapatas」具有圖紋、色彩、寫字之意，希望創作者透過文字的創作尋根，珍惜靈魂內在與生俱來的「原色」。這十幾年的累積，形成一股創作梯隊與論述力量，這份力量，呈現在2003年與印刻出版社合作，出版《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四卷七冊，

涵蓋小說、散文、詩與評論，並與日本學者土田滋、下村作次郎出版日譯本《台灣原住民作家文選》。此外，山海雜誌社也協助作家出版作品集，如巴代小說《薑路》（2009）、沙力浪的現代詩集《部落的燈火》（2013）、伐依絲 牢固那那的散文集《火焰中的祖先容顏》（2018），藉此引起更多讀者的迴響。學術方面，2005年與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合辦「山海的文學世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2018年與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合辦「和而不同：2018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希冀整合學術界與作家文壇的努力，讓更多的作家作品被世人閱讀與討論。2016年協會正式成立「台灣原住民筆會」（Taiwan Indigenous Pen），主要的宗旨在於推廣臺灣原住民文化與文學創作、研究與交流，期盼結合學者、藝文界、

文化工作者的不同關切，齊心眾力，讓原住民族文學能走得更遠、更長。

除了扮演文化、文學推手的角色，協會因應網路科技時代，讓紙本的《山海文化》有了更無遠弗屆的影響。2008年由文建會委託，協會承辦「呼喚邊緣·記憶書寫：台灣原住民百年文學地圖」網站建置計劃，除了《山海文化》，也呈現了三十多位作家的書寫資料，並以「文學地圖」之視角規劃多層次互動。此外，2009年由孫大川擔任主持人，執行科技部委託計劃「『山海文化雜誌社』台灣原住民文學影音數位典藏計劃」，內容包括十多年來原住民文學之發展歷程，藉由數位整合，透過影音資料庫、網站建置，掌握原住民文學相關的影音資料，保存該刊物編纂過程中參與的文化活動，形成《山海文化》的動態史料與歷史記憶。

《山海文化》之定位，多元且開放，對外敞開雙手，邀請社會大眾一起關心原住民族文化、文學的相關議題，對內則扮演推手，培育更多的作家、部落文化工作者。紙本的《山海文化》，儘管出刊至2000年的26期，但透過多元形態的文化參與、培育新生代原住民的創作者，並透過數位科技平台的傳播與整合，讓原住民祖先的面容，一代代地記憶與傳遞。

共聚·文學火塘

我第一次接觸《山海文化》，在圖書館，雜誌裝訂成冊，翻閱時帶有研究者找尋資料那份強烈的企圖，我瀏覽每一期的目錄，腦中不斷閃現幾個關鍵字，那是我自己建構臺灣原住民文化知識的重要過程。之後，與「山海文化雜誌社」有些緣分，或深或淺，有一度我成為雜誌社的打雜人士（或稱常客、食客以及酒客）；在這裡，我接觸了更多山海的朋友，體會他們當時辦雜誌的心路歷程，傾聽那個我來不及參與的激昂年代。此後，當我再度翻閱《山海文化》，並參與協會、雜誌社後續的文化文學推廣活動，有了更為深刻的情緒。回顧這26期的主題，以及主題之外的這25年，山海共構，苦樂交織，美麗與哀愁並呈，我們彼此見證了彼此的老去。我的目光往往被每一期的編輯室手記（搭蘆灣手記）吸引，手記中除了說明這一期的主題關懷，那種潛藏在大綱、目錄之外的細膩情感，是得自眾人支持「山海」的一種回應，而我漸漸明白，這份回應，當我們共聚文學火塘，將會跨越時空、酒酒久久。☞